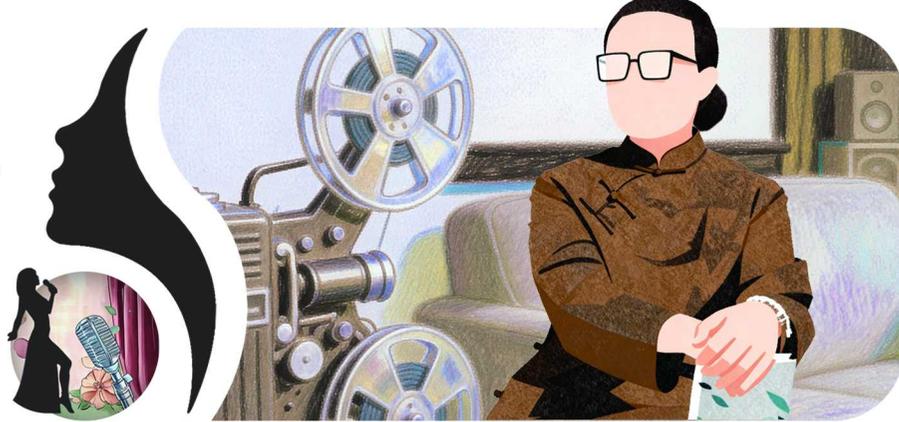


她说

loud and clear

How strong



戴锦华： 做现实主义者，求不可能之事

剧场相遇：素朴舞台上的精神共振

“2022 年那段时间，身边的文艺青年和同行都在谈九人的剧，尤其是《四张机》，让我觉得没看过九人戏简直是一种‘耻辱’，像是被时代甩下了。”戴锦华笑言自己并非追赶时尚之人，却最终被话剧九人深深吸引。作为坚定的“剧场肉身在场”主义者，她向来拒绝录像和流媒体观剧，认为演员与观众在剧场空间中的同在是戏剧艺术的核心基础，而《春逝》在北大剧场演出，成为打破她坚守的关键。

“《春逝》完全击中了我，那是一种久违的观剧体验。”戴锦华回忆道，剧场形式的素朴与内容的饱满形成奇妙呼应，台词的精妙、表演的真挚，时而让观众会心大笑，时而又让人猝不及防地热泪盈眶。随后的《双秤记》更让她深陷其中，而当《四张机》在北大剧场演出时，近20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，那种“魂兮归来”的召唤感，让她感受到了超越戏剧本身的精神力量。

在戴锦华看来，九人的剧之所以动人，核心在于它回应了当下艺术领域的关键命题：在被机构化、商业化、资本化和专业等级阶序化裹挟的今天，艺术的可能性何在？“《春逝》向我展示了这种可能性——由热爱维系的‘业余’创作，却能抵达远超许多专业剧团的艺术高度。”她坦言，九人的作品让她看到了“爱”与“专业”的另一种关系，这种不依附于体制、纯粹由创作热情驱动的艺术实践，正是当下稀缺的精神品质。

历史叙述：跳出意识形态撕裂的民国想象

“九人的民国知识分子五部曲最打动我的，是它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叙述方式。”谈及对作品的深层喜爱，戴锦华直指核心问题——长期以来，民国叙述始终被意识形态撕裂。“是夏行的上海还是张爱玲的上海？是讲述《包身工》的苦难还是《第一炉香》的风月？”她指出，当代的民国叙事要么陷入浪漫怀旧的窠臼，要么局限于主流政治史的框架，而九人的作品则跳出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。

在这些剧目中，戴锦华看到了超越刻板的历史形象，感受到了被忽略的“情义”与“热情”。《春逝》中女教授与女学生之间的相知相惜，《双秤记》里肝胆相照的兄弟情谊，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变得具象而有质感。“民国知识分子是开启现代中国的先行者，他们既强大又脆弱——强大在于他们创造了新时期的文化与价值，脆弱在于他们携带着旧时代的烙印。”

九人这种对历史的精准捕捉，在戴锦华看来让观众有机会重新刷新对那个时代的认知。“网络评论常用‘理想’与‘勇气’形容这些作品，但我觉得‘情义’与‘热情’同样不可或缺。”她强调，九人的剧没有回避历史的复杂性，却也没有被复杂性裹挟，而是成功捕捉到了那个“血仍然是热的”的时代精神，让观众在舞台上看到了知识分子在大变革中“饮冰十年，难凉热血”的使命感。

精神内核：做现实主义者，求不可能之事

本次新书发布会的主题“做现实主义者，求不可能之事”，恰好击中了戴锦华对20世纪精神的理解。“这句话是切·格瓦拉的名言，有两种翻译，我偏爱这一种，它充满

新年伊始，由话剧九人与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主办的“话剧九人·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”新书发布会在上海 YOUNG 剧场举行。此次发布会以“做现实主义者，求不可能之事”为主题，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郭晨子、话剧九人创始人朱虹璇，一起探讨戏剧见解，分享创作故事。

戴锦华作为深耕电影与文化研究数十年的学者而深受年轻人喜爱，这次才知道，原来她也是如今的热门 IP“话剧九人”的忠粉。从剧场体验到人文思考，戴锦华以她一贯的敏锐和犀利，与我们展开了一场关于戏剧、历史与精神传承的深度对话。



了矛盾修辞的张力。”她认为，这句话精准概括了20世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本质——他们并非脱离现实的狂想家，而是在对现实深刻认知的基础上，依然坚守变革世界的梦想。

在戴锦华看来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必然是现实主义者，他们直面最残酷的现实，却拒绝接受不公与苦难，始终相信人可以创造更好的世界。

这种精神内核，正是九人作品与知识分子使命的共通之处。“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种身份，而是一种功能。”戴锦华给出了自己的定义，“当文化人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，对抗完全不对称的暴力时，他们就是知识分子。”比如在《四张机》中，当学生受到威胁时，所有的学术分歧都烟

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责任与使命，这正是知识分子精神的生动写照。

而人文精神的意义，也正在于此。“在今天‘人文无用’的论调甚嚣尘上时，文化艺术的价值恰恰在于对现实的冷静认知与拒绝妥协。”戴锦华强调，人文学科的使命是在现实中构想更理想的社会可能，用知识与文化对抗暴力与压迫，这正是“求不可能之事”的真正内涵。

戏剧本体：文本与剧场的双重生命

作为资深的电影与文化研究者，戴锦华对戏剧本体有着独特的双重认知。“一方面，我坚信戏剧的真正文本是对白，就像电影的核心是画面一样，对白承载着戏剧的核心表达。”她认为，无论是激烈的冲突还是平静的交流，对白都是戏剧传递思想、塑造人物的关键载体，这也是剧本作为文学形态的核心价值所在。

另一方面，多年的观剧经验让她深刻体会到，戏剧的文本性离不开舞台与剧场的空间属性。“最好的观剧体验，是舞台上的能量弥散开来，将整个剧场包裹，让观众沉浸其中，走出剧场时仍恍惚不知今夕何夕，甚至身体会留有情感的疼痛感。”戴锦华回忆起早年观看孟京辉小剧场实验剧时的场景，在盛夏的废弃工厂仓库里，观众们一边热血沸腾，一边忍受着酷暑，那种与剧场共呼吸的体验让她至今难忘。

对于话剧九人剧本集的出版，戴锦华认为其拥有双重意义：“一是作为戏剧文学，它为读者提供了独立的文学阅读体验，就像读小说、诗歌一样；二是对于看过剧的观众而言，读剧本是重回剧场，唤醒身体记忆的过程，能获得与观剧不同的全新体验。”而她更期待的，是这些剧本能持续传递独特的历史书写与人文想象，让理想主义的旗帜继续飘扬。

时代追问：在坚守中直面新的挑战

随着作品的成功，九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“品牌”，面对日益扩大的观众群体，甚至可能出现的饭圈文化入侵，戴锦华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期待。“饭圈文化正在渗透各个圈层，有些剧团已经面临困扰——扮演反面角色的演员因偶像身份获得最多掌声，这背离了戏剧的本质。”她坦言，九人曾经因“业余”身份而远离这些纷扰，但如今随着知名度的提升，必然要面对这些新问题。

“如何在保持创作初心的同时，回应不同观众的期待？如何抵御饭圈文化对艺术本质的消解？”戴锦华认为，这是九人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回答的问题，而核心在于坚守创作的核心价值，不被市场和流量裹挟。“真正的热爱者会被作品的精神内核吸引，而九人要做的，就是继续用真诚的创作留住这些观众。”

“我们的自我永远与他人相连，附近永远与远方相通。”戴锦华强调，无论是女性还是每一个普通人，都不能只关注自我，否则将无法安置自我。“即使在最无力的状态下，坚持做有价值的事，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，也是我们对抗虚无的力量。”

文 / 晨报记者 邱佩华
图 / young 剧场提供
插画 / 戎青钰

但·愿·记·录·能·够·担·当·此·任·见·证·她·们·始·终·在·场